

向影子射击

曹军庆 著

当代先锋作家曹军庆
最新中短篇小说集

从“烟灯村”到“幸福县”，再到“东湖故事”

曹军庆敏锐如刀的文笔传递出对现实人心的幽深洞察
他既魔幻又决绝地撕去层层面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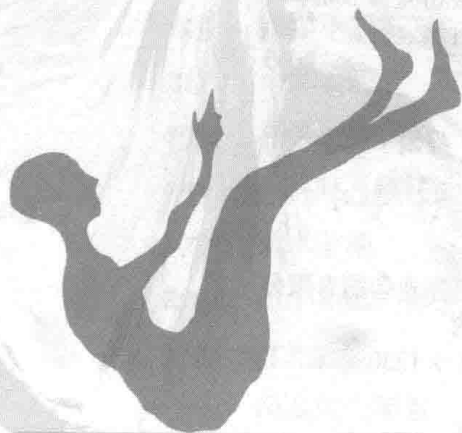
只为看到隐匿于日常深处的人性真相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向影子射击

曹军庆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影子射击 / 曹军庆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01-12699-9

I. ①向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878 号

向影子射击

XIANG YINGZI SHEJI

曹军庆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邮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作稳
特约编辑 杨 洋 张娟平
责任校对 马竟芳
装帧设计 李 琳

制版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5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在阅读中展开，人生的可能

► 中篇小说

- 003 云端之上
049 落雁岛
105 滴血一剑
153 我们曾经山盟海誓

► 短篇小说

- 195 向影子射击
217 请你去钓鱼
235 和平之夜
253 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
275 风水宝地
295 胆小如鼠的那个人
313 时光证言
333 请温先生喝茶



中篇小说

云端之上

落雁岛

滴血一剑

我们曾经山盟海誓

那一年，焦之叶决定就此宅在家里了。这是一个突发的匪夷所思的决定，当时他二十六岁，从是否适合隐居的年龄来看，他确实还太小。焦家住着私房，坐落在幸福县城的府河岸边，此处名叫马坊街，是先前船家起坡的地方，街巷里铺着青石板，前朝的繁华早已不着痕迹。焦东升的房产是由祖上传下来的，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，前门临街。后面一间正屋，两间厢房。厨房在院子西侧，搭着间小屋子。院子里有一株栀子花树，栀子花树长成灌木形状，枝杈纷披。地上潮湿，但是凉爽。

焦东升看着儿子往屋里搬行李。焦之叶刚从武汉回来，他已经大学毕业了。不多的行李由一辆的士送回来，焦之叶在搬运衣物、书籍和电脑时并没有显出异样。看着他大大的喉结和硬硬的胡茬，焦东升想到儿子也长成男人了，内心顿时感到欣慰。东西堆放在院子里，焦之叶给了车钱，的士一溜烟儿开走了。车走了，焦之叶还跑到门外往巷子两头瞄了几次，然后惊慌地关了院门。在家时焦之叶住着西边的厢房，正屋后面的小间存放些杂物，兼做客房。父母则住在东厢房。西房稍小，十几平米，东房最大，差不多有

二十二三平米。焦东升和潘桂花正帮他往屋里拎东西，焦之叶却客气地拦下他们。

他说：“商量一下。”他确实是这么说的，语气相当客气。他望了一眼父亲，又望了一眼母亲。“商量一下，”他说，“我想住东房，能不能和你们换过来？”

焦东升没明白儿子的意思。他不是刚回来吗？还没进屋呢，换什么房？他不是得出去工作吗，难道要长住家里？潘桂花一向灵活，她说：“就算临时住，儿子想住宽敞些就让他住吧。”

焦之叶说：“你们也住习惯了，都住了几十年。如果不愿意换也可以，我能将就。”焦之叶这是在用激将法，他想住得偏一些，是不是就可以离他们远一点？

“没关系，换吧换吧。”潘桂花说。

焦东升稍有些迟疑，潘桂花暗中掐了他一把。老头子虽脑瓜木讷，却一向顺从。知道老婆的意思了，便默默地照着做。三个人闹腾了好半天，才将屋子换过来。东边的东西要挪到西边，西边挪到东边。从武汉拖回来的东西也都安置妥当，焦之叶走进房间，咚的一声关了房门。房门这一关上，就再很少打开。焦东升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下午五点已经过了三分。

“毕业了，”潘桂花搓着手，“真不容易，到底毕业了。”

“下一步该是他找工作。”焦东升说，“以前大学生可以分配工作，现在都得自己找。”

“分配工作，那都是哪年哪月的事了。你别急着把他往外推，我跟你说。回家了，就让他好好歇着。”

“可他是男人了，你看看他的喉结，看看他的胡茬。”

“男人也让他歇着。”潘桂花心疼儿子。

焦之叶读了两次大学，大学的门他进过两所。第一次他考上了武汉某名牌大学，读到大二时因挂科太多被劝退学。高中时期著名的尖子生到了大学竟中了魔，一下子松懈下来，不光沉溺网吧，还经常夜不归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家里像塌了天，焦之叶却很淡定，他在家把自己关了整整一年。那一年焦东升和潘桂花特别着急，他们担心儿子得了不好的病。在熟人和邻居面前，他们抬不起头来，自认很丢脸。儿子幽闭了自己让他们摸不着头脑，焦之叶却照吃照喝照睡，就是不出门。找不出别的原因，没有失恋，也没有其他创伤，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被劝退学。焦之叶从小到大都是人人羡慕的好学生，怎么会被扫地出门呢？打击是不是太大了？有一天焦东升碰到邻居老黄，老黄正在吃油条。老黄喝了一口豆浆，神秘兮兮地对焦东升说：“你可要注意了，按说焦之叶早过了叛逆期。叛逆期一般出现在初中高中。他都读了两年大学了，说不定是别的毛病。要么是抑郁症，要么是——说句不客气的话，现在的毛病稀奇古怪，可别是同性恋。”老黄是烟草公司的政工干部，在马坊街算是有文化的人。他上班时没多少事做，经常上网，因此见多识广。听了老黄的话，焦东升全身都凉透了。他说：“这可怎么办好？”老黄想了想才说：“你莫逼他就是。”

也有人跟潘桂花说：“不能使蛮法子。你一使蛮法子，就把他逼入死胡同了。悠着点儿，你儿子绷得太紧，谁要再加上一把劲，他肯定就得嘎的一声绷断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心这事。夫妻俩听了这么多明白人的建议，心里慌张起来。懂得千万千万不能刺激他，得由着他自己疗伤。不训斥他，不说过头话。孩子比老人金贵多了，他们像瓷器一样脆弱，稍不小心就碎了。两口子可不想把自己的儿子弄碎，他

们无法想象焦之叶成为一堆碎片。尽管退学了，家里却没有人责怪他。不仅不责怪，还像照顾孕妇一样照顾他。给他吃好的，炖鸡汤给他喝。尽量不发出哪怕稍大一点音量吵着他。保护儿子的睡眠，由着他好好休息。

虽然很在意他的前途，却从来不去烦他。父母如此宽厚实在少见，他们整整容忍了他一年。好心终归有好报，就在第二年，焦之叶结束闭关，走出幽闭之地。那一天，正好是一年前他把自己关起来的日子。

那时候他还住在西房，没人知道这一年他都干了些什么。可能是他终于想通了什么，悟明白了什么。或者单纯就是不好意思，他这么做于他自己倒没什么，对父母真是天大的折磨。他不能再伤害他们，焦之叶主动提出，他要复读备考。读一所像样的大学对焦之叶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，他们从小就被灌输，考大学是他们自己必须对这世界做出的一个交代。于是他又进了县一中。

他读书本来就聪明，没人读得过他，结果重新考上了武汉另一所名牌大学。为这事老两口庆幸不已，他们相信自己做得对，从悬崖边上把儿子又拉了回来。当焦之叶从西房走出来说要复读时，夫妻俩竟有些感激涕零。儿子还是有良心，他不会把他们永远置于黑暗里。泪水糊上他们的脸，看不到光亮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，天晴了。那是一道坎，过了那道坎，焦之叶居然一鼓作气读完了大学。他再也没有挂过科。一朝遭蛇咬，井绳还是井绳，不用担惊受怕，不用担心井绳跳起来像蛇那样再来咬你。那一年的幽闭在老两口心里是道伤疤，疤痕闭合着，他们胆战心惊地期盼着不要再被揭开。焦之叶果然顺利读完了大学，揣着毕业文凭回来了，这会儿他住在东房。

东房有一扇窗，窗户临河。从窗口能看到府河岸边的杂树，河中的流水。早年的府河无比清澈，污浊是后来的事情。清晨从河面升起的薄雾夹杂着恶臭，那种气味在薄雾消散了很久之后依然滞留在空气里。闻到恶臭，谁都知道这味道来自府河，气味飘向哪里取决于风向，随着风向的变化它在城市上空四处飘荡。府河成了一条臭水沟，也不再宽阔。到了枯水季节，细瘦的水流愁肠百结。

焦之叶站在窗前，他现在倒没有看风景的心情，而是纠结于怎么利用这扇窗。房间这么个结构布局，谁都会把写字台搁在窗边。写字、看书、玩电脑都会视野开阔。焦之叶恰恰纠结于这个，他不想看外面。在窗前站了很长时间，焦之叶心烦意乱，随后他做了决定。写字台仍搁在窗边，但不靠墙，墙与写字台之间留一空档。他把凳子放在空档间。也就是说，焦之叶坐在窗下，但他的背正对着外边。这样摆放写字台，挤占了更多房屋空间。看上去它不像是一件家具，更像是房屋中间突兀出来的障碍物。焦之叶肯定是刻意为之，故意这样摆放。他坐在凳子上，双手放在写字台面。一眼望过去，此时焦之叶的目光还很锐利——对面即是墙壁，墙壁那儿竖着书柜。房屋内部尽收眼底，如果目光呆呆地直视前方——事实上焦之叶正是如此——看着的也就是那堵墙壁和书柜。那么他左眼的余光还能看到屋角的床，床上堆放着衣服、杂书和电脑U盘。焦之叶不愿意把床铺弄得整洁，床在本质上接近于墓穴，睡眠与死亡只有一墙之隔，至于隔墙是否有耳则是另一回事情。这当然是焦之叶别出心裁的想法，于是把床弄得越凌乱便越有安全感。凌乱的床上更有人间气息，你只是去床上摆渡一下，绝不会去而不归。右眼的余光能看见门，门通往正屋。但是大多数时候门将不大会打开，它密闭着，像是砌在墙里面。

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到这间屋子，是因为在好多年的时间里，它几乎就是焦之叶的全部世界。这间屋子包裹着焦之叶许多年，它囚禁焦之叶，或许到了后来又变成焦之叶囚禁它。他们彼此守望，又彼此厌弃。而现在，故事刚刚开始。

电视机搁在正屋。焦东升和潘桂花坚持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每天《新闻联播》几乎成了他们的生物钟。看完这档节目，他们才会出去锻炼。焦东升走路，潘桂花去跳广场舞。主持人正在播报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消息。焦东升说，“我忍不住了。”说着，他使劲拍打东房的门。咚咚咚！焦之叶明明就在房间里，偏就不开门。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拍门呢？”潘桂花说。

“我就烦他关着自己，”焦东升说，“没病也会关出病来。”

“拍门不能解决问题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我就拍。”

门被拍得山响。沉寂之后，门缝里塞出一张纸条，焦东升捡起来看了。焦之叶在纸条上写着：“有事吗？”

妈的，我当然有事！

焦东升继续拍门。不再是拍，变成了捶。他双手握成拳头，又捶又擂。两只脚轮番着猛往门上踢，门发出嘭嘭的撞击声。“有事没事你关着门干什么？快把门打开！”

“你不怕丢人？”潘桂花上来拉他，“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，别招惹得邻居们过来看热闹。”

焦东升让潘桂花拉得踉跄了一下。门里又塞出一张纸条：“有事说事，别跟门过不去。”

儿子的冷静和冷漠像棉花，你拳头打进去没有用。或者像水，你把拳头打进水里去试试看。劲被卸掉了，力没了。第三张纸条再

次塞出来：“你们锻炼去吧，《新闻联播》快结束了。”

扭过头去看，果然已经结束，接下来是天气预报。很明显，儿子就是不想理他们，也不想开门。他关着自己，只在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才出来。然后他没日没夜地独处着，要么是他的旧病复发了，要么是他又得上了什么新的怪病。以前他不是关过一年吗，接下来他还会关多久？夫妻俩找不到答案，也看不到尽头。真够让人揪心的，焦东升打算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一谈，焦之叶却不给他机会。住在一个屋子里也尽量不和他打照面，拒绝交谈。他出来上厕所总低着头，吃饭也一样，他低垂着头是为了不和他们的目光对接。无论多么忧心忡忡，你的目光看过去只能看到他的脖子或脑瓜顶，看不到他的眼睛。说什么话他都不接话茬子，就像是聋哑人。实在逼得急了，也只是“嗯”一下，或者“哼”一下。他吃饭细嚼慢咽，挑三拣四，不说话不看人。读什么大学啊，居然还读了两个，实际上读成了废物。焦东升不甘心呐，他时时刻刻想着要把儿子撵出去。撵出去让他参加工作，做什么都行，拿多少钱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得出去，他不能总宅在家里。一个大活人，大男人总宅在家里到底算怎么回事？但是焦之叶懒得跟他说话，他往外递纸条。

“你看看。”焦东升抖着纸条，一并夹在一个夹子上。那夹子原本夹着电费水费和有线电视费等等收据，从收到焦之叶第一张纸条起，焦东升一张不落地归拢来，全夹上。这会儿已经有好大一摞，夹子有些吃不住劲，不大夹得上了。这个夹子是蓝颜色的，旧物，上面的颜色渐渐脱落。焦东升细心，他准备再买几只新夹子回来。

“这就是儿子，他长着嘴巴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可是他用纸条和我们说话。”

焦东升有很强的挫败感。挫败感是块石头，在儿子学成归来那天就压上心头了。他学成归来之后就缩在屋里了，决不出门。焦东升无法理解，从此那块石头再难搬掉。

“走，我们锻炼去。”

潘桂花说着，拉起焦东升就走，潘桂花担心他们父子俩出现正面冲突。焦东升年轻时脾气火爆，他在马坊街居委会工作了几十年，后来就在那里退休。行政上这要算是最基层，跟农村里的村委会差不多。如果不是脾气坏，他有好几次提拔机会，能够往上走。比如提拔到城关镇委会去，或者提拔到先前的商业局。这几次提拔之所以无疾而终，全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和领导吵架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都是些拈不上筷子的鸡毛蒜皮。焦东升吵过就忘了，领导倒是记得一清二楚，临要走时又把他卡下来。磨到老了脾气倒是磨好了不少，可潘桂花还是怕他一旦发作就收拾不了，每每见势不妙，便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。焦东升把走路当锻炼，他沿着府河走。先往上游走，过解放山大坝，到河西。再往下游走，过府河大桥，回家。一圈走下来，估计要花一小时多一点时间，早晚各走一圈。走路时，焦东升在口袋里揣只小音响，边走边听京剧，他喜欢马连良。听京剧可以磨性子，焦东升天天磨，终归把性子磨没了，老婆一拉就跟着走。潘桂花却不走路，她锻炼的方式是到河滨公园跳广场舞。河滨公园就在解放山大坝的下面，两人要在一起走上一截路。通往公园的路上摩肩接踵，县城里的人这时候都出来了。因为无处去，于是都集结在这里。焦东升打开音响，马连良开始唱京剧，环境太嘈杂了，把音量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。焦东升不得不把小匣子掏出来，举在耳边。

到了外面，两个人走着走着就像是路人。潘桂花人虽老了，身

段却不错。她在环卫部门工作，也就是扫大街的。环卫部门容易出劳模，每个地方都这样，也都有，潘桂花却一直是落后分子。做不了劳模的原因在于她嫌脏，干活拈轻怕重。扫地若是遇到脏东西她会捂住口鼻，或干脆蹲在地上呕吐，这臭毛病一生都没改变。本来有段时间领导有意培养她当劳模，她是城里的女人，真做了劳模，上台作报告时，稿子能念得更清爽，更顺滑。戴上大红花，拍出来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也会更好看，咱环卫工人还可以是这等模样。可是潘桂花太不争气，稀泥根本糊不上墙。有几次安排好了，让她作一下秀，用手去掏堵塞的下水道。记者们摆好了架势在旁边拍照，更高一级的领导也站在边上等着和她握手。掏一下下水道有什么要紧，又不是油锅。是油锅你也要伸啊，是屎你也要扒啊。她偏就掉链子了，还没开始干活，当场哇一下吐了出来。像个丑陋的醉鬼，或者像个妊娠反应强烈的孕妇。秽物从她嘴里喷出来，喷出老远。她捂着肚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领导面露愠色，拂袖而去。记者们也面面相觑，背起相机走了。他们嘀咕着，不明白一个好局咋就让她给搅黄了。如果当上劳模，潘桂花可以到处巡回演讲先进事迹，稿子宣传部的人都已经替她写好了。演讲结束，环卫局还计划把她抽到办公室，就让她搞宣传。这事一环套一环都安排好了，天生怕脏的潘桂花可以从此不再扫大街，可惜的是被她自己搞砸了。如此说来，潘桂花真是小姐心丫鬟命。她怕脏却只能干最脏的活，有机会离开偏又自毁前程。

潘桂花做了一辈子清洁工，退休后竟爱上了广场舞。由于身段好，平素里又爱好舞蹈，潘桂花在广场上找到了感觉，多年来她一直在前面的台子上领舞。所谓台子，白天只是广场上走路的台阶，到跳舞的时候它分明变成了炫目的舞台。潘桂花仿佛是在舞台的聚

光灯下表演，享受着万众瞩目的荣耀。她跳得特起劲儿，比以前干工作更认真，更任劳任怨。即使患上感冒，有点小病小灾也根本不在乎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望着下面跟着她一起扭摆身体的人群，望着周边闲逛着的游人，恍若在梦中。潘桂花感叹这一生算是白过了，她真正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是从退休开始的。以前上班时终日捂着口罩，说是讲卫生，其实潜意识是害怕被人认出来，扫大街毕竟很丢人啊。自从领舞后，口罩那是绝不再戴了，不是害怕认出来，而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，出人头地的感觉真好。

焦东升在广场上和老婆分手，他从那里上坡，走上解放山大坝。多年前这条河流被拦腰截断，建起了小水电站。这条河流在它的上游和下游曾经无数次被截断。大坝在拦截河水的同时变成了一座公路桥，晚上大坝和上游的河面暗黑一片。焦东升回头望去，广场上游人如织，灯火通明。这一小块地方有着畸形的繁荣和奢华，就像是吊在小城脖子上的一块玉佩。焦东升把小匣子装回口袋，现在可以清晰听到马连良苍凉的唱腔，不用再举在耳边。也只有在这时候焦东升才会心静如水，他听着京剧，脑子里过电影似的过一遍《新闻联播》当天的所有内容。过《新闻联播》和听马连良一样，也是他走路时的习惯，他不让自己闲着。

夫妻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这种日子，虽不是太惬意，但安定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天天有点小盼头，有点小喜悦。如果焦之叶一切正常的话，日子会像府河一样细水长流。可是焦之叶不正常，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。他大学毕业不出去工作，不去找事做，整天关在家里，闭门不出。真是令人讨厌。焦东升不明白他关在屋子里都在干些什么。他的儿子过着谜一样的生活。他为什么不能走出来呢，走出来就那么难？